



逃犯条例 深度

612警民冲突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那时人很多、大家都在逼，我快到逃生门时，（跟朋友）说完话一回过头来，就被催泪弹‘嘭’一声击中。”

端传媒特约记者彭嘉林 实习记者余美霞、梁中胜 发自香港 | 2019-06-19



启贤（化名）表示，他和朋友一起逃往中信大厦时，被催泪弹击中头部。摄：陈焯輝/端传媒

编者按：612事件中，示威市民和警方在金钟多处爆发流血冲突，香港警方随后快速定性事件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而另一边，市民和不同团体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并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612事件，香港近年紧张的警民关系再一次变得更加绷紧、撕裂，看似无法愈合。在这一专题中，我们尝试采访在冲突现场受伤的市民、在警民之间尝试调和和缓解冲突的人，亦希望从学者等不同视角，理解警方的策略和警政制度的演变。

“我做了急救员这么久，我没有看过一个伤者流血量是这么多的，满地都是血。”24岁的急救员子朗（化名）回忆起6月12日下午的情形，心有余悸。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大型示威急救中，最严重的伤者。

子朗是一名大学生，六年前获得急救证书。2012年，他参加反国教示威，自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参与占领现场的急救，开始从热血的示威者转为抽离的急救员，曾在雨伞现场做急救员达两个月之久。他形容自己是一只“lone wolf（独行狼）”，在示威场上单独行动，来去如风。每次出动，会带上一个简易的急救包，上面有生理盐水、绷带、胶带、敷料和消毒药水——唯独抽走圆头的医生剪刀。因为他认为警察在示威现场，会把所有利器视为攻击性的武器，也会把救护人员视为示威者。

6月12日下午，子朗看到戴著头盔的示威者在立法会外聚集，感觉“一定会有事发生”。在此之前，为了反对和阻延立法会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大批市民自早上8时左右占领金钟多条道路，此后越来越多市民前来支援。3时左右，警察和示威者爆发冲突，子朗看不到最前方的情况，只在后排随著人群不断来回。突然，他听到前方有人大喊“急救”，他快步跑往前线：只见一名戴著口罩和眼罩的年轻人摊在地上，头破血流。

这一场警民之间的流血冲突，随即在当日稍晚时分被政府和警方定性为“暴动”。尽管警务处场卢伟聪和特首林郑月娥分别于前日和昨日对记者表示，在场被以暴动罪拘捕的人仅仅五人，并非指整个示威活动是暴动，但仍然没有明言取消“暴动”定性。在一场冲突中，警方发射了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及数发橡胶子弹，并首次使用自旺角骚乱后引入的武器——“胡椒球”。



2019年6月12日，警方于金钟夏慤道向示威者喷射胡椒喷雾。摄：林振东/端传媒

警方虽然称这些武器“全部低杀伤力”，不过612冲突仍然堪称警方近年武力程度最高的行动。行动中警方近年首次对示威者使用橡胶子弹、布袋弹、胡椒球，造成逾80人受伤，其中除了示威市民，亦有传媒工作者。而警方一方，则称有20名警员受伤。端传媒致信警方希望了解警员具体伤势和采访受伤警员，至发稿时未获得警方回复。

我们尝试寻访12日下午3-4时在立法会外的急救员和受伤市民，还原在这警民冲突高峰的时刻，他们经历了什么，缘何受伤，他们怎样理解警方的武力。

我亲历的大型示威中，最严重的伤者

6月12日下午3时多，第一次在示威现场见到满头是血的示威者，子朗一阵惊慌。立法会外，人头汹涌，子朗一边留意不断后退的防线，一边对伤者急救。

“我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好冷静’.....我知道他很痛苦，但我知道自己要很快速地去帮助他、去处理伤患。”子朗双手抖动，来不及按正常程序戴上手套，就马上就与同场的“师兄”（另一个急救员）救护。在混乱的情况下，血色染满头发，他们找不到伤者的出血点，只能依稀在后脑敷料。四块、五块、六块，敷料叠加，鲜血仍然不断外渗。

子朗形容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示威者的防线不断后退，他和师兄一人固定头部，另一人围著他的头部包扎，但伤者始终未能止血。



24岁的急救员子朗。摄：林振东/端传媒

“怎么包也包不好，因为我太紧张了，但是我亦先随意包扎好。”子朗忆述。

尽管伤者一直清醒，可以应答，但现场的设备根本不足以令其止血，只能抬他去更远处、装备较好的救护站接受进一步的救援。几天过后，子朗都无从追踪这位伤者的下落。“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大家都像无名氏一样，我帮你你帮我。甚至我连旁边的师兄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前线的示威者，替他治疗完然后我便离开，不断重复。我不会去、甚至我没有办法去记着他是谁。”子朗说。

究竟是什么武器如此重创这位示威者？子朗一度怀疑是警棍，不过又觉得不妥，因为警棍是钝物，“打下去的话你不会流血，你只是会有瘀血，除非你是受到警察连续的猛击。”根据当时的直播片段，警方确实对隔著铁马的冲击示威者不断挥动警棍。端传媒致信香港警方查询6月12日下午3-4时，警方在立法会外具体使用了哪些武器，至截稿前未获任何回复。

尽管现时未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伤者被何物袭击，子朗怀疑，这种程度的出血可能是橡胶子弹造成。子朗曾参加香港警署的开放日，熟知警方的武器装备。警方承认在612冲突中曾使用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他相信“橡胶子弹射速快而且以一粒击中人体，由火药直接推动，理论上他的冲击伤害应该足够令伤口破损”。相反，子朗认为，布袋弹是以里面的铅粒重量造成伤害，像是用拳高速痛击，未必能够造成一个明确的出血伤口。

另外，与2014年雨伞运动时的经验对比，子朗认为这次警方没有作出警示就升级武力至枪击，跟以往很不一样。

橡胶子弹



橡胶子弹以火药驱动，可造成撞击性伤害。子弹不会穿透人体，但会令中弹者瘀伤和皮肉痛楚，打头可造成严重的颅内出血。曾有人因被橡胶子弹打中而丧命。

香港警方可分别以法德鲁防暴枪和雷明登霰弹枪发射橡胶子弹，今次电视直播见到的为**雷明登霰弹枪**，枪柄油了橙色，显示装著的是橡胶子弹（如图）。

“（2014年）警方很多时是用普通的胡椒喷雾去喷射。后来控制不到场面，便开始用警棍，之后后再用催泪弹。”子朗认为枪应该是警方最后的手段，但是当日爆发冲突不久就出动，而且现场没有看到警方的“两黄一红”（黄色旗为警察的警告，红色旗为警察开始考虑、很大机会行动）的警示，十分匪夷所思。

6月13日，记者会上，警务处长卢伟聪曾表示警方“在可行的情况下都会警告”，整个过程中亦曾多次举黑旗警告，并口头大声警告，但当时“情况好危急”，有可能先行动后警告。

子朗处理这个疑似被橡胶子弹射中的伤者后，不久警方就在立法会外连续发射催泪弹，持续驱散示威者。子朗一边撤退，一边举起盐水走到前面，不断问“有没有人需要清洗双眼”。子朗形容那是一次分秒必争的战地逃难，每个伤者一分钟内就要处理。

“当时一是考量自己的安全、二是考量伤者的安全、三是在想警方什么时候会过来……你不知道前线能坚持到多久。你会有一种被拘捕的恐惧，故你要慢慢撤离，一边撤离一边救人。”

他最后处理了20多个伤者，直到日落时分，冲突休止才回家休息。

催泪弹直中后脑，“像有人在耳边开枪”

同样在立法会外，27岁的启贤（化名）不在最前线，却被催泪弹击中头部。

当日下午三时多，他吃完午饭后来到中信桥下，这一天桥可通向立法会。启贤还没来得及碰上相约的朋友，示威者就已经开始冲击立法会，他随即加入冲击队伍的后排。“我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因为看不见前面发生什么事。基本上都是传递物资给前线，以及（随著大队）前进及后退。”启贤说。

其后，大队冲进去立法会示威区，很快启贤就听到枪声和催泪弹，随人群慢慢退后。步步进逼下，示威者两边受敌，因为警方在立法会外和龙汇道皆设有防线，向示威者推进及发射催泪弹。数百人于是涌去中信大厦大门外——那里有一扇只有两个人宽的玻璃门，可以连接至行人天桥网络。



2019年6月12日，金钟夏慤道的清场行动中，警方合共施放 150 枚催泪弹、20 发布袋弹，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形容警察的处理方法十分克制，亦有按足指引使用武力。摄：陈焯輝/端传媒

那里附近正是民阵接获警方批准的集会大台，启贤听到民阵呼吁大家来到大台，并疯狂大喊——“警察停止使用武力”。

“那时人很多、大家都在逼，我快到逃生门时，（跟朋友）说完话一回过头来，就被催泪弹‘嘭’一声击中。”那是一枚从龙汇道方向发射，向中信大厦方向降落的催泪弹，当下启贤的眼镜飞脱，他本能反应地接住。

“耳朵‘嗡嗡声’回荡，就像看电影一样，有人在你耳边开了一枪似的。”启贤这样形容当时的感觉。他随即失平衡，拉不住朋友跌到在地上。当下，启贤还不知道是什么击中自己。

当周围白烟散开，手开始刺痛时，他才明白，那是催泪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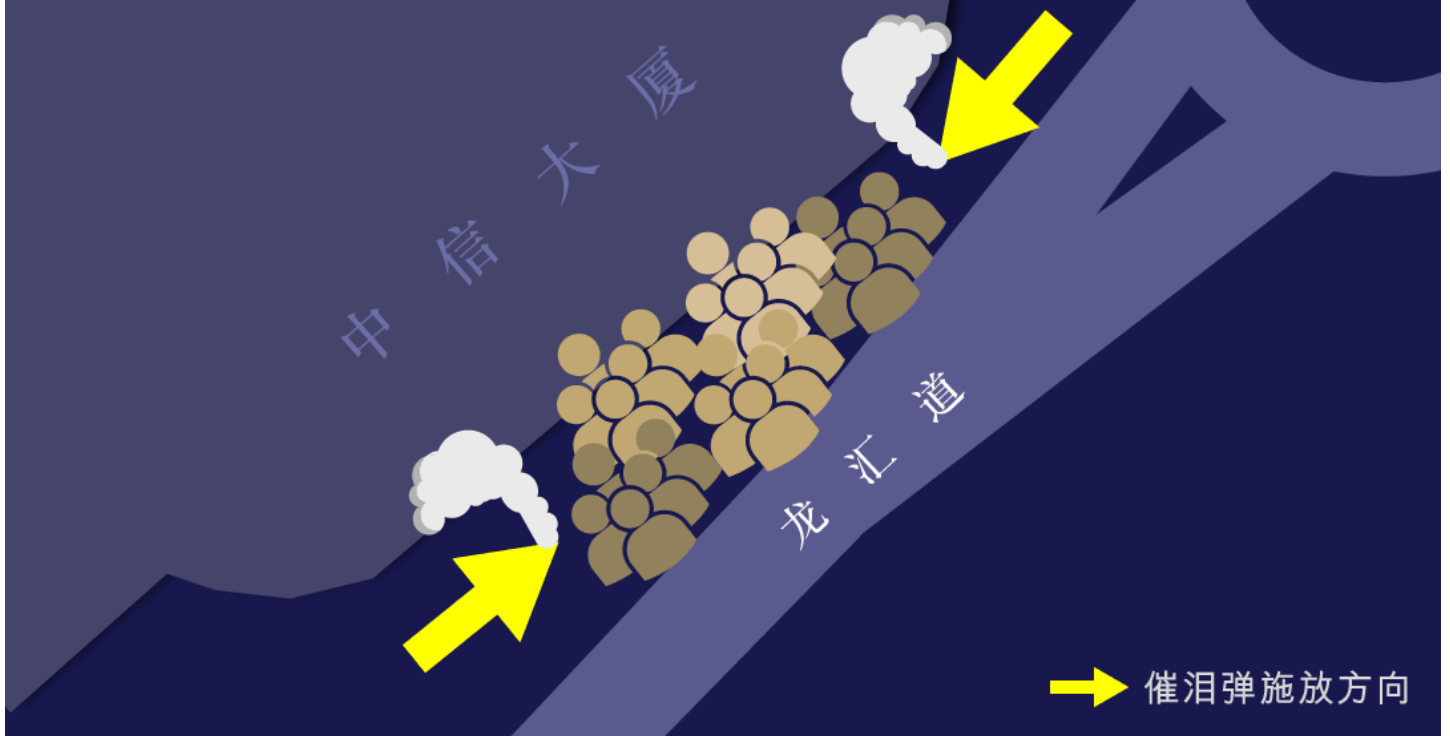
启贤忍痛爬起来，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拼命拉着前面的人跟着走。他手脚刺痛，因为催泪弹“太近太浓”了。他一路逃亡，直至去到太古广场附近的电车站才感到安全。几日后回想，启贤庆幸情况危急下大伙还有秩序，自己没有被人踩踏。他对警方发射催泪弹的做法心有不满，并打算之后叫上身边的朋友一起投诉警察。

“（催泪弹）本应是驱散一些你想他离开这个地方的人，而不是一些已经正在离开的人。”



612冲突，中信大厦前， 市民被警方两面夹击

据民阵6月14日声明，中信大厦门外之集会**已接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但警方向集会人士施发**最少四发催泪弹**，并且向集会范围推进防线，令过百名和平集会人士一度只能往中信大厦的一扇玻璃门逃生。



612冲突，中信大厦前，市民被警方两面夹击。图：端传媒设计部

根据香港01翻查当日多条现场片段所见，警方至少向和平示威区方向发射9枚催泪弹。而启贤后来联络朋友，发现警察甚至把催泪弹射到天桥。

启贤也曾经参与雨伞运动，前后对比，他感觉四年过去，香港警方的策略和装备都大大不同。“当年雨伞时他们准备没有这么充足，想了很久才发放催泪弹，频率亦相当稀疏。今次警方好明显已经准备好战术，而他们无论战术上、装备上、精神上都很明显要驱散所有示威者。”

“我没有预计到这么强的武力，”启贤说自己也并非一个很敢去冲、很勇武的人，“但当你站在那里时，那一刻你已经没有选择、你不能逃避，想逃也逃不掉。”他觉得大家这次很团结，在没有人组织的情况下，大家就看著telegram获取信息和行动。“会去上前冲击的人是会有，例如装备准备好的那些人，但我可以说比例绝对占不足一成……绝大部份人都只是为了帮手，比如帮忙买物资、搬东西……”

“其实都只是为了出现。”启贤说。

现在，启贤的后脑还有一个小包，触碰就会疼痛。他说当时匆忙逃跑时没有太大感觉，只在急救站拿了一个冰袋敷上。由于近日，据媒体报导，至少有4位示威者在公立医院被捕，而警方也承认曾在医院拘捕参与612集会的市民。他害怕风险，因此没有去任何医院看医生，他说自己能够应付。

尽管医管局已表明没有接获警方索取病人资料的要求，但立法会医学界别的功能组别议员认为说法无从证实。而他早前更接获证据，怀疑急症室电脑存在“侧门”，系统设有“**For Police**”（警察用）页面。他就获得医管局的警方介面纪录，当中清晰列出6月12日至6月13日在立法会外大型集会的受伤到医院求诊的详细资料。而医管局则在17日晚上召开记者会承认，急症室电脑毋须登入便可取阅系统资料，但否认曾将系统资料列印出来交予警方。现时私隐专员公署已就事件展开调查。

催泪弹

山
而



催泪弹可分为**投掷式**和**枪发式**。投掷式可释放较多气体，枪发式则由**法德鲁寸半口径大口枪**（如图）发射，有效射程为50-70米。发射时弹身会带有强大的动能，其化学成分会导致流泪、皮肤灼痛、呕吐。

自催泪弹被利用为防暴武器后，世界各地均有不少示威者因此受重伤，包括脑震荡、内出血和失明，甚至死亡。

胡椒球的狙击

在启贤的前方，人群的最前排，嘉俊（化名）不但尝到催泪弹的气味，还先后两次近距离承受警队最新引入的武器——“胡椒球”。经过一天，他说话无力，胸口仍然隐隐作痛。

当日下午三时，嘉俊在立法会正门前的人群前排，和其他示威者一同与警方对峙。一段时间后，警方防线步步推进，并安排速龙小队出场，当中更配备2016年旺角骚乱后引入的“胡椒球”枪。

胡椒球



香港警方于2016年旺角骚乱后引入的武器，2019年612冲突中首次广泛使用。

胡椒球由**胡椒球枪**（如图）发射，胡椒球的成份为特殊萃取的胡椒素，击中人体后子弹会爆开，释出的刺激性气体不但令吸入者呼吸道感到灼热、流泪等，更能穿透衣服接触人体皮肤，造成身体不适与灼热。虽然胡椒球被警方视为非致命武器，但美国过去更曾发生死亡案例。

注：示意图与港警使用枪枝为同一厂牌，但与612冲突中的枪枝略有不同。

胡椒球。图：端传媒设计部

这是“胡椒球”枪首次在示威场合广泛使用。在完全没有预兆及预先警告下，一轮密集的胡椒球枪应声发射，嘉俊成了第一批胡椒球的受害者。

“这种‘胡椒球’枪与催泪弹的分别是，这些枪的渗透力很高。因为它是一个气枪，以高压压缩的方法去发射出来，所以他发射去出来的射程十分远、渗透力很高。比方说，他射到地上去，那些有毒烟雾便会很快地散开。”嘉俊说。

他在现场吸入很多胡椒球喷雾，又被速龙小队挥棍追击，一路退到中信大厦的救护站。“当时我的面部、口、鼻都分泌一些液体出来，很辛苦。”嘉俊在这里接受急救人员的清理，才刚刚稍稍舒缓，新一轮的“胡椒球”攻势朝急救站而来。

“我十分愕然……急救站里面全都是受伤伤者和救护人员，警方仍然这样行动。”

嘉俊无法招架这第二重的胡椒弹烟雾，“我完全是不能呼吸，手、脚、头不断发麻、颤抖。”他说自己当时进入了昏迷状态。隐隐约约间，他感受到有三四个救护人员抱走他，不断拍打他的脸，著他“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但他还是失去知觉，手脚颤抖，之后救护人员给他氧气罩协助呼吸，才慢慢恢复过来。



2019年6月12日，警方进行金钟夏慤道的清场行动，示威者不适由同伴扶助离开。摄：林振东/端传媒

未完结的警权和武力争议

端传媒亦就警方是否曾向急救站方向发射胡椒球向警方查询，但截至发稿时未获任何回复。

面对612大型警民冲突和众多市民受伤，民主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多个专业团体一同联署，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中专业团体联署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需要“调查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在“612事件”的角色和过失，追究滥用暴力的警务人员，并作出独立建议。”

民阵则质疑警方在612事件暴力镇压民众，使用致命程度极高的武器，要求立法会成立独立专责委员会调查事件，追究责任。另外，立法会议员区诺轩亦于立法会提出《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6月12日警方滥权行为，追究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同布袋弹的责任。

不过，对于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林郑月娥和卢伟聪均没有回应，只表示若市民对于警方行为有不满，可以向警察投诉课及监警会投诉。根据目前机制，所有投诉个案须交由直属警务处的“投诉警察课”跟进，完成调查后结果将会交给监警会进行复核，若监警会不同意结果，则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去跟进。

根据《苹果日报》今年报导，监警会成立十年，翻查9年的统计数字，每年只得3%至4%投诉最终成立，约90%的受罚警员只是被警告或训谕。

今日，监警会召开记者会表示，就612警民冲突，警务处的投诉警察课截至17日收到34宗投诉，另监警会已将记协的27宗投诉转介至投诉警察课，另外，投诉警察课已就今次事件成立特别职务队伍调查投诉个案，会挑选没有参加相关示威游行的人员加入，每次投诉会面将安排监警会委员或观察员出席。

对于投诉警察的程序，启贤其实并不十分清楚，他明白，或者最后都是“睇气”（浪费力气），不过还是计划和朋友一同，一起去试试。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子朗、启贤和嘉俊为化名)

香港政治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2.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3.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4.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5. 程映虹：大国博弈夹缝中，“美籍华人”是替罪羊还是无意识共谋？
6. 黎班：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面对的两大课题
7. 方志信：612清场，香港警察的战略和战术失当
8. 陈方隅：蔡英文为何胜出？后续影响是什么？

9.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悊道重新开放

10. 影像：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走过的抗争路

延伸阅读

反《逃犯条例》游行周一凌晨警方强力清场，立法会外爆流血冲突

港警发射逾150催泪弹、20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全是低杀伤力武器”

在今日记者会现场，大量传媒工作者响应记协呼吁，穿戴头盔、反光衣及眼罩等采访设备，抗议警方在过去数日暴力阻碍记者采访。

添华夏悊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五分钟，记者在现场目击，前线的速龙小队突然被后方指令退至添华道较后位置，放弃了原本阻隔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各自摆放的铁马，示威者这时一片欢呼，部分示威者跨过铁马，进入添华道。

方志信：612清场，香港警察的战略和战术失当

从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见，612示威当天警方的清场行动可谓相当暴力，绝非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和特首林郑月娥所说般克制。究竟，警方612清场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了甚么问题？

警务处长卢伟聪：现场有暴动，不等于说整个公众活动是暴动

警方目前一共拘捕32人，包括：15名示威者，涉及暴动及暴力罪行，当中有5人与暴动有关；在活动周边则拘捕17人，涉及未能出示身份证及游荡罪等。